

下岗女工缝制 2008 双绣花鞋献奥运



胡宝桥用五色绣花鞋拼成的奥运标志

6月1日是儿童节，但对于益阳市下岗女工胡宝桥来说，也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因为从2002年6月1日开始到2007年6月1日结束，她精心缝制了2008双献给北京奥运会的工艺绣花鞋。当缝制的鞋子全部完工后，她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些鞋子怎样才能参展北京奥运会？她希望本报能帮她把2008双工艺绣花鞋献给北京奥运会。

痴迷做鞋让她失去了丈夫

上世纪90年代初，胡宝桥随丈夫从沈阳来到益阳，成了益阳橡胶机械厂（现在的益阳橡塑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儿子出生以后，胡

宝桥把重心移到了家庭上，相夫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1992年的“国际妇女节”，厂里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女工手工大赛。已是34岁的胡宝桥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花一周时间精心制作了一双全缎面虎头童鞋，整个造型就像一头可爱的小老虎，活泼逼真。作品一亮相，全厂轰动，胡宝桥凭着这双虎头鞋获得了此次比赛的最高奖。

从那以后，胡宝桥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工艺鞋，她陆续收藏了用铜、竹、布、泥、瓷等做成的各种工艺鞋200多件。收集的困难、品种的缺乏、式样的单调，使她产生了自己动手做鞋的想法。于是她购回各种材料，在家干了起来。

胡宝桥痴迷做鞋影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丈夫认为做鞋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在经济方面更是一种浪费，多次把她做的鞋扔出门外。胡宝桥每次都哭得很伤心，但哭过之后仍“屡教不改”，选择丈夫上夜班的时候偷偷做鞋。丈夫对她很失望，于1996年初与她离婚了。

儿子力挺她做鞋

就在婚姻解体的这一年，不幸接踵而至，胡宝桥下岗了。这两件事对胡宝桥打击很大，她心灰意冷，做鞋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每天靠打牌、跳舞来排遣内心的痛苦。

2001年7月13日，胡宝桥和所有关注申奥的国人一样，早

早就呆在电视机前。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世界庄严宣布，2008年的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时，胡宝桥和其他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能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标志着中华民族光荣与梦想的体育盛事联系起来呢？当看到床头那些精致的绣花鞋时，胡宝桥又想到了做鞋。一个宏伟的计划顿时在她脑海里诞生：到2008年时，做2008双中国鞋宣传奥运。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宋明朗。宋明朗当时正在读高中一年级，他完全支持妈妈的想法，并鼓励妈妈大胆地去做。

有了儿子的支持，胡宝桥立即行动起来。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8000元全取出来，购置针、线、布、绸料和做鞋工具等。经过近1年的筹备，2002年6月1日清晨，她在家正式启动，并在这一天做出了第一双绣花鞋。儿子看了不满意，说：“妈妈，你这么

做鞋做不出什么影响。要做就做别人做不出来的，既要有最大的鞋，也要有最小的鞋，还要做有奥运会会徽标志的鞋，才能以不同的式样展现中国鞋文化。”胡宝桥按照儿子的建议，先做出了绿豆大的鞋，接着又做出了一双长4.36米、宽1.19米、重100公斤的大鞋。这一大一小两双鞋，一时引起了全国轰动，也让胡宝桥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胡宝桥下岗后，每月只有200多元生活补贴，再加上儿子读书，生活原本就异常艰难。为了买各种布料做鞋，她忍痛把自己收藏多年的10件玉器都变卖了。

胡宝桥的父母和3个兄弟

姐妹都反对她做鞋，劝她早日放弃，但胡宝桥始终不听从。

婉拒重金收购，把鞋献给国家

2007年6月1日，胡宝桥做完了最后一双鞋，至此她历时5年终于做完2008双鞋，胡宝桥共用掉600斤面粉做鞋浆、220斤胶水粘鞋，耗费的布料、针线、丝绸更是不计其数，光剪刀就用坏80多把，总投资达10万多元，这其中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前不久，一位叫罗伯士的美国鞋商慕名前来参观胡宝桥的工艺鞋，她制作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式鞋子栩栩如生，精妙绝伦，罗伯士惊叹之余愿意用10万美金买下胡宝桥所有的鞋子。对胡宝桥来说，10万美金确实是个很大的诱惑，但她仔细思考后还是打电话婉拒了罗伯士。

“这些鞋都是艺术品，每双都是无价的，它们只能被欣赏，不能被贩卖！它们属于中国。”这位大爱女人的真情让大洋彼岸的罗伯士非常敬服，他用生硬的汉语告诉胡宝桥，有困难尽管找他。

2008双奥运工艺绣花鞋虽然完成了，但如何献给北京奥运会呢？胡宝桥拜托记者：“请贵报帮忙圆我这个梦，希望你们报道能引起北京奥组委的关注，同意我把这些鞋送给北京奥运会展览，以弘扬我们民族传统的鞋艺文化。这也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望着一屋子精美的绣花工艺鞋，记者由衷地祝愿胡宝桥的心愿能够实现。 **（摘自《家庭导报》）**

龚育之坦言：十一大是一次不成功的党代会



龚育之同志于2007年6月12日病逝。《北京日报》6月18日刊登龚育之访谈录以悼念这位党史专家、理论家。现摘录如下。

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龚育之都是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2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路线和方针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

龚育之说：召开十一大时，华国锋是党主席。十一大，后来历史也有评价，说十一大批判“四人帮”、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还是肯定的，只是在毛泽东讲的“三七开”的框架底下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从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来讲，我知道了

历史的艰难，也开始知道历史转折的不易，认识到历史转折还没有基本完成的时候，比较匆忙地开这样一次代表大会，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不够慎重的。所以，我觉得十一大是一次失败的不成功的党代会。我作为一个文件起草者，这里面教训也很多。十二大以后就不同了。十二大是在“历史决议”清理了历史是非之后才开的，是在拨乱反正、历史转变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二大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这个主题还不是出现在胡耀邦的主要报告里面，而是出现在邓小平的开幕词中。邓小平的开幕词最先让两个人起草，我是一个，当然后来初稿出来以后还要通过上面主持的人来讨论，最后由邓小平本人定稿。

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个重大理论发

展。起草十四大报告时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因我在理论界还比较活跃。而且十四大报告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基础的，主持者考虑原来参加过党代会大会报告起草的人也参与一下为好，我是其中一个，郑必坚是一个，逢先知也参加了。十四大报告又有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五大报告是在邓小平刚刚逝世之后，邓小平逝世时，那些讣告、悼词，当时都让我参加了，后来起草十五大报告也让我参加了。十五大报告是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十四大有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这么一个简明的概括。十六大还让我们参加。十六大又有新的东西，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建设小康社会，讲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提出社会更加和谐，讲到要发挥各种积极性，要所有的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这么一个局面。

高考经济火爆背后的潜规则

从“高考保姆”到“高考房”，从各类冲刺辅导书到纷繁复杂的营养品……越来越多商家参与到高考经济混战中。记者发现，与直接支出相比，更需要警惕的是高考经济中蕴藏的潜规则和考场之外的“关联交易”。

四五月是考试消费“黄金月”，七八月则是考试消费“白金月”。商家只要是懂得整体包装策划，盯住考生和家长，就能从中获得300%的利润。大多数考生反映：参加高考的花费不低于2000元，这还不包括考上之后的“谢师宴”等宴请开支。

北京的张黎辉作过高考房、高考套餐、电子词典的促销计划。他说：“为孩子学习购买的各种商品，经过我手的，有相当一部分购买者要求开具办公用品、接待费等发票。也就是说，手中有股权的家长把大部分高考开支通过‘潜规则’消化掉了。”

广西南宁从事工程承包的考生家长黄强发拿出超过2万元的发票说：“这是建筑、规划、税务、工商、土地、水电等相关职能部门处长、科长拿来的，大部分都是家里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的相关花费。”他也承认，尽管帮人家“报销”投入不少，但最终从这些有权的家长手中获得的“回报”更高。

专家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关联交易”，根源就在于权钱交易。应加强对高考消费的监管，从根源上遏制“关联交易”的出现。

（摘自《中国改革报》）

我们需要怎样的公民监督

《中国青年报》6月19日刊登成彪的时评说，有一天，在纽约街头，两个警察抓到一个闯红灯的司机，其中一个警察从摇开的车窗抓住司机前襟要施暴。这时，周围响起了近百人的声音：“我们都在看着你！”那个警察见此情景，赶紧放开了手……这则公民监督的典例一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并期盼身边也能响起“我们都在看着你”。借助网络这现代科技传媒，这一幕终于开始变成现实——

《新京报》6月17日报道，深圳年过六旬的欧阳先生走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被一辆倒退的轿车撞倒。他爬起来与肇事司机理论，反被司机钱某诬蔑偷车，继而遭到拳打脚踢造成轻伤。该过程被事发住宅区的监控录像记录下来。打人者全家信息目前在网上公布，网友不停地给打人者妻子发短信打电话，据称其妻女正生活在恐怖中。

无独有偶，4月25日，南京和燕园小区几名男女用汽油浇在小狗身上，点燃打火机焚烧。母狗冲进火中救出一只小狗，另外一只被活活烧死。有人在网上公开了焚狗者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对“凶手”进行谩骂威胁，乃至去焚狗者工作单位对其围追堵截，甚至在其楼道墙上喷涂“死！”

施暴者成了惊弓之鸟，“抱头鼠窜”却无处容身。公众控诉暴行的力量如此强大，出乎那些施暴者的意料，也远非公众所能想象。然而，这，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公民监督吗？

现在看来，我们还是没有学到美国人“我们都在看着你”的真谛。人家只是“看着”，而不是阻挠、谩骂、反殴；并且“说着”，明告施暴者大家在“看着”，在自己权力与能力范围内阻止事态的恶化。而我们的网友呢，不但“看着”、“说着”，而且在“干着”，把内心的义愤化为报复性行动，其中有不少是明显违背道德与法律的。法律只授予我们事件知情权、评议权、举报权，也只能表达“我们都在看着你”，却没有给我们惩治权，逾权作为就是施暴，一样地失德、违法。



美国驻华大使馆

FBI在华五年“神秘经营”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北京办事处已经在中国悄悄运转了5年。FBI北京办事处成立于2002年10月22日，其办公地点就设在美国驻华使馆。现有两名特工，负责FBI在整个中国的事务。

据介绍，目前FBI驻北京办事处已经与中国公安部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就广泛的司法问题交换意见，并协助对方破案和缉拿逃犯。办事处相当于FBI与中国公安部之间的信息桥梁。

FBI北京办事处的首任主任刘善谦和第二任主任刘威廉都是美籍华人，现在的主任斯蒂文则是美国人，今年2月新获得晋升。

富恩斯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FBI北京办事处主任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刘善谦是一个已为FBI工作了



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接受记者专访，坦诚回忆了当年的峥嵘岁月。现摘编如下：

记者：您在1992年请辞过一次，后来1993年又复出了，当时您好像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范徐：1993年7月1日，当时因为中英之间没法达成共识，人大决定“另起炉灶”，做前期的预备工作。本来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委员会，应该是1996年内才成立。人大常委会提前两年成立了一个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他们找我做委员。当时我已离开了政坛，如果不做，我会很轻松。如果我去做的话，我亦很清楚一定被人家批评。从1983年到1992年，我是港英政府委任的议员，人们说：你是亲英的嘛。现在您去接受人大常委会，这个预委会的任命，那您不是亲中了吗？您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都是这么想，我亦明白人家会这样想。所以我当时很难决定，我是不是应该明哲保身，享受家庭生活。可是后来我想，作为一个香港人，在这关键时刻，你不挺身而出，将来情况越来越坏，我自己会觉得很后怕，所以想来想去，结果就进去了。

记者：当时所预计的压力与实际上的压力有差距吗？当时预计到这样大的压力吗？

范徐：没有，当时预计到人家是批评我，可是我想不到是抹黑跟人身攻击，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骂，唯一的方法就是抹黑我，所以比我想象中要强烈。这个当然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当时去参加临时立法会选举，选上了还要做主席。临时立法会是港英的眼中钉，所以彭定康整天就在那里批评、讽刺、揶揄，其实他的目的是将我们贬低，等香港人对“临立法会”完全没有信任的时候，“临立法会”做的事情，香港人就不会接受。我作为临时立法会的主席，我有责任向群众解释我们的工作，而且亦要反驳彭定康等人的无理取闹。因此我的声誉就江河日下，被人家说是“变色龙”、“旧电池”，最后变成“香港江青”。“旧电池”就是人家用完了，不再用了，有人又拿起来再用。就是说，英国政府不要你了，然后在这里再次被用，（这些形容词挺刻薄）是呀，当时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专利，也拿来骂其他人，因为有不少评委也在英国手下做过事的。

记者：当时怎么应对外界的批评？

范徐：开头很积极作出解释。后来发觉我讲得越多，有的人越是断章取义，更给他们加了点“子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不再去解释。可是我有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就是我的言行举止，我讲话的清晰程度。所以慢慢学会讲话不用太多，到题就可以了。我讲得清清楚楚，讲少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第二个就是身体语言自己要改善，有些事情一听不对，面色就变了，我现在就会学不变；发火没用，解决不了问题。我可以控制的，我就尽量去改善，我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就由得它。

记者：下届立法会选举您还参加吗？

范徐：下一届可能我不选。选举在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既要顾外、又要顾内的事情。顾外，大家都看到，就是参加论坛、跟选民接触，这个我没问题；顾内，我一个人顾不了。所谓“内”是什么，我们有一些很复杂的选举条例，如果有任何疏忽地方，严重的话，将来可能会令你被取消资格，选上了也会取消资格，或是会引致你罚钱、入罪。

所以，我想我内部如果没有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帮我处理这些事，我这个选举选到了都没用，可能给上法庭，给人家取消资格。可惜，我完全能够信任、能够依赖的小姑在我选完之后，她就跟我说，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因为这个人很重要。

（摘自《羊城晚报》）

获奖学生退学再高考 不为钱而是上网成瘾

日前网上流传一则“四川南充惊现职业高考考生清华北大反复退学年取奖金”的帖子，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如今快满24岁的张非说起这次高考，自认为也是一次“非常痛苦的选择”。张非的母亲说，儿子2003年考上北大，全家人感觉很有面子，可是读了一年后，儿子因为上网成瘾，学分不够，按北大规定被退学。儿子被“开除”了，父母觉得羞愧，其间母亲为了挽救儿子还去北京靠“刷盘子”赚钱陪读，最终也没能让儿子回头。为了给儿子找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2004年7月，张非父亲觉得南充十一中远离网吧，于是选择儿子在该校复读。2005年儿子以南充“状元”身份考上清华。但儿子沉迷网络不能自拔，学校为了挽救他

让其再试读了一学期，最终仍无济于事。今年2月1日，张非再次离开了北京，改名为张空谷后，悄然进入了南充十中复读。不料高考结束网上流言骤然而至。

“儿子再次退学已令家人苦不堪言，而网上传言更令家人雪上加霜。”网上关于儿子参加高考是为了赚钱的传闻，深深刺伤了父母的心。儿子两次高考，得到的奖励总共也就53000元，却浪费了4年光阴。就是这4年时间里，家长花费在他身上的金钱也远远不止这些。如今儿子再次高考，父母更感到羞愧难当。“我们现在多么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们拯救儿子，同时多给我们以理解，多给张非以宽容！”言谈中，张非的父母眼含泪花。

（摘自《华西都市报》）

调查局愿意在取证、信息共享和刑事调查等方面与中方通力合作，使更多类似余振东的罪犯被遣返回中国。富恩斯特表示，FBI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恐怖分子的活动。FBI现

正在与中国公安部合作，调查“东突”势力在国际恐怖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东突”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6月13日，富恩斯特公开放出口风，表示联邦调查局愿为北京奥运会提供安保方面的信息和技术支持，以确保奥运会的

安全。

有人提出了质疑：FBI的工作人员中不少人接受过间谍训练，他们会不会明着帮我们反恐，暗着趁机窃取情报？

而根据富恩斯特的说法，与中国公安部门进行奥运安保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FBI要派特工来中国，“但FBI在全球安全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还是有益的，将有助于中国公安部提高奥运会的安保水平。”而关于具体的安保合作计划，富恩斯特则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与中国公安部商讨。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